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貢生臣郭　墉

謄錄貢生臣章松雲

尚書精義卷三十九

宋 黄倫 撰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無垢曰序言營洛既成遷此頑民故周公以王命誥之也嗚呼先王之道忠厚而已矣周公之視人也如吾親骨肉況此頑民皆商之士大夫特以懐舊君不暇顧其他耳其心亦可嘉也為計當以漸不當求速漸摩勸諭使知周之取天下非以為利乃順乎天而

應乎人耳事久而定則是非明白矣此周公所以日俟其悔悟耳　又曰序言頑民書云多士孔子書其惡所以見周家之忠厚周公稱其官所以見頑民之為士大夫深味孔子之意則周之德愈見徒言頑民則不足以見殷之賢士徒言多士則不足以見周之德量是序與書蓋相為表裏也

呂氏曰謂之頑者何故大抵心在一處不知天命消息盈虛之理便是頑多士一篇多說箇天命至公之

理以廓大殷多士志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無垢曰此三月是成王宅洛即政來歲之三月也何以知之去歲二月營洛今歲三月洛邑既成所以遷商民於此爾殷遺多士者以言爾等士大夫皆商之

遺民也爾等知所以亡乎以商紂虐民違天天所不恤旻天以閔恤為事旻天且弗恤矣況天下乎詩序旻閔也舜得罪於父母號泣於旻天者以旻天最為易動也旻天既不恤所以大降喪亡於殷天以我周能奉承天命故天下民心皆歸於我我體天心以從事所以將天明威以伐紂致王者之罰以德而不以力乃黜殷紂而誅之使不得居天位而我所以為此舉者非有他也天帝以伐殷事付我我則勤行此舉

以終天帝之意耳

張氏曰命有德天之明也討有罪天之威也天雖有明威而將之者在人蓋天非人不因故也我有周之伐紂非出於一人之妄意也上則將天之威下則致王之罰所以勅正殷命而告終于帝也終者言天祿之永終也殷命至此而終則周之受命可知矣

呂氏曰所將之威是天之威不是周之罰是王之罰在上為天在下為王都是至公無偏之理自天言之

謂之天威自人言之謂之王罰名字不同其理則一若私己用威便是人威不是天威若私己用罰便是人罰不是王罰先說殷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皆無非天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無垢曰紂非特天不與帝亦不與天帝一也天言定體帝言造化日月星辰天也執禍福之柄以應善惡

者帝也夫為人君得罪於天又得罪於上帝其何以王天下乎欲知天帝之與不與當自民觀之民秉持我以為依賴為愛我以為父母則天帝之與我可知矣夫秉為之心當歸於紂今乃在周則天帝之黜商與周亦皦然矣天之明善威惡如此其可忽哉

呂氏曰周固無心於求天天自左右輔翼周固不得不去討殷我何嘗敢求位惟順天公理不得不如此當時頑民染惡之久都去私意上看都不知天命廢

興之常理將謂周是仇讎有意去取他周之文武無此心惟殷民有此心見得周雖無心似有心雖不求似有求此周公所以以天命至公不容已之理開他私心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無垢曰上言惟帝不畀故今言上帝之心上帝之心

如何為人君者措民於安逸之地不以濫刑酷罰暴賦横斂以困之則合上帝之心而引其世祚至於長久儻困苦此民使不知有生之樂則上帝不畀而至於早墜厥命矣　又曰有夏桀不合天意乃為瑶臺為酒池糟丘以疲民力又苛斂暴賦以割剥夏邑畧不使民適於安逸天以民為心民既不得其所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又曰夏桀欲不勝道不能用帝之命而乃不顧天變大為淫泆

汙穢沈湎之行其惡聲布滿四海以至腥聞于天又曰遭災害而不知省睹怪異而不知變乃怙終不更乃為惡滋甚為君如此天心亦何所望乎夫天所以區區出災害出怪異以譴告警懼之欲其畏天而修德也今乃怙然不顧偃然自如天已絶望矣夫望之則災異多絶之則無所念無所聞不復眷顧仁愛廢其天命使宗社殞滅降以極刑使天位不保爾桀南巢之放此天也

荆公曰引逸者易簡則逸反是則勞適逸者帝之所延也

呂氏曰再自夏時說自上說與他我聞上帝開導有夏明示之輔翼之教他在安穩之地桀自不肯去平穩安逸之地天分明示人而人自不肯去惟帝降格天何嘗便肯絶夏一箇警動悚悟之意於夏甚多何故國於天地與有立焉有夏不適逸天何嘗便肯忘他猶示一箇眷嚮之意災害之出便是天嚮夏處水

旱之來亦是天嚮夏處民心之怨亦是天嚮夏處上天孶孶警動他如此桀終不能順帝之時則其身縱放蹈於人欲播惡名於四方惟是天罔攸聞他既自絶於天天亦從而絶之所以廢其大命降其罰亡其社稷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

聽念于先王勤家

無垢曰天下豈有無君之理哉一君為惡則天生一聖君為天子以代之矣天命豈可恃哉桀為惡不改故天命湯伐桀而革夏為商也惟乾九五之大人乃能用九二之大人有成湯革夏則有俊民治四方不足怪也以聖人為君而居人上俊民為臣而治四方則太平之治可一日而興也　又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而在今後嗣王紂乃大不明於天

道以其心不畏天也天且不畏況肯聽先王勤家之訓念先王勤家之事乎夫為人君上則無天下則無先王其亦何所不可哉紂之敗國亡家乃商家之不幸也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無垢曰大為淫泆即沈湎冒色者也罔顧于天而弗

敬上天罔明民可敬而降災下民民所以可敬者以民者天之心也上不顧天下不明民為可敬則天怒民怨而大命殞墜矣紂之所為如此所以上天不保佑之夫人主所以君天下者天相之也天相之則國家昌明天不相則國喪亡矣紂上不畏天中不念先王下不敬民天絶之先王絶之民絶之不亡何待乎

又曰心與天同則天與之心絶於天則天罰之是以凡四方小國大國所以至於滅亡者無非不明於

德惡聲宣布腥聞于天此天所以罰之也

張氏曰天之所顯者道也民之所祇者德也罔顧于天顯則道不足以格天罔顯于民祇則德不足以臨民夫皇天親有德享有道今紂罔顧于天顯民祇則是反道敗德者也此上帝之所以不保而降若兹大喪宜矣惟天不畀不明厥德言不明厥德者天之所不與也商罪貫盈則其德昬矣上帝不保降若兹大喪則天不畀紂此可見矣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無垢曰上帝全付人民於人主者欲愛育保養之也紂不畏上帝以虐下民是上帝職事有曠闕矣故成王呼殷多士曰汝殷紂既廢墜上帝職事今惟我周文王武王乃大感通承奉上帝之職事文武無他職

上帝愛民之心而奉承之耳靈有感通之意以言若與上帝酬答然者靈之意也　又曰文武既與上帝若相酬答故知上帝有命於武王曰汝割絶殷紂勿令虐民武王承奉帝意黜殷殺紂以告正其罪於上帝言武王終上帝之事也　又曰蓋以其叛所以遷于洛邑使商民不叛則周公無三監之伐亦無遷洛邑之事所以移動爾衆者汝邑自為之也我念天意止在即刑於殷倡亂如管蔡武庚之為大罪者而不

在殷餘故我不正爾典刑而使之擯於人類也

東坡曰我有事於四方昌嘗有再舉而後定者乎故曰惟我事不貳適貳適再往也惟於殷則觀政而歸已而再往是我先王不忍滅商之意也故曰惟爾王家我適不申言貳適者因前之辭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無垢曰武王親救殷民於湯火之中而民不知恩德

所在乃反與武庚為叛儻不謀所以處之之道則其惡念何從而弭哉故我以道理而為此謀計遷汝西居於洛使密邇王家日見周之德教日聞周之德音日親周之賢士大夫庶幾其惡念熄滅而善端擴充乎嗚呼聖賢之處事可謂深遠矣　又曰非我周王所稟德性不好安靜也以汝好叛上天之意欲令汝去此舊染適彼新都而盡變其惡習也故我今日遷汝是惟天命非予私意也　又曰遷居既出天命汝

等不可違天也我奉承天命惟恐其後汝等當如何汝當知今日之舉出於上天非我私意無或致怨於我也嗚呼以周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號令賞罰一出於已何畏民之怨乎其諄諄恐懼如此者則知周王之心其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也蓋平時暇日君尊如天民卑如地儼然南面莫敢仰視儻不以德義固結民心一旦變起藩籬禍生肘腋則舟中皆敵國一夫能勝予其可不懼哉子味無我怨之語

見其言温晏潤澤如春風之襲人膏雨之及物使人感愧戀慕嗚呼先王之心何其忠厚如此乎

張氏曰成王誅管蔡商奄則殷遺多士嘗見徙矣今又營洛邑而遷之居西則疑於奉德不能康寧之者也蓋人情好逸而惡勞安土而重遷今復遷之居西則寧不憚煩故周公又以此言而勞之也然而其所以遷徙不常者非我之所敢私也時惟天命而已天命以遷可順不可違故於是又告以無違也朕不敢

後者趨時之道非敢緩也常人之情擾之使遷遷則不能無怨故又告之以無我怨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無垢曰周公引商革夏故事告殷之多士乃答周公曰夏之士有蹈道者簡擇在殷王庭有為公卿者其次有服事於百僚為士大夫者意謂周儻遵殷故事

何不選用商士為士大夫而擯棄疑貳之何哉觀此所言則商士知天命之不可回而將盡忠於周家矣　又曰周公以成王意答多士曰我惟聽有德者之言用有德者之才豈以商周之士貳其心也德之所在聽用之所在也以勢觀之商士不知恩德好為叛亂豈可用在朝廷及居百僚之間乎然予以聽用有德為心故不分彼此敢求有德於天邑商也他人豈敢如此乎　又曰汝之叛亂理宜誅絶然而予率皆

肆汝不罪矜汝不怒遷汝於洛邑又將擇有徳者而用之汝無自疑也予之遷汝欲汝日聞善言日見善行日親善人爾非我欲罪汝而為此紛紛也然而予之肆汝矜汝汝豈予私心哉是惟天命爾遷汝者天不殺者亦天則亦見周王之舉動無非天而已矣

黄氏曰方商士之在洛也周公猶未之用其後有簡在王庭服在大僚則亦嘗試用矣陳𥡴反代高祖封趙可將者四人各千戸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

至者今計惟邯鄲中兵耳吾何憂四十戶不以慰趙子弟周初天下匈匈正坐商人耳從其豪傑以觧其謀而擇其可用用之以繫其心嗚呼亦高帝計也張氏曰迪之者開迪而教導之也簡之者甄別而升進之也迪之所以成其徳簡之所以用其才能迪簡之使在王庭然後得以服職在百僚也雖然周之於殷非不能如殷之於夏而迪簡之也蓋爾多士頑不可訓無可聽用之道而已　又曰夫我之所以待汝

者可謂盡矣然而不能用汝非我之罪是惟天命而已葢彰有德討有罪莫非天命豈人君之所敢私也呂氏曰大抵暴亂之民因他責望便以官與他却恣其意其惡愈深以天命之理至公之道說與他此見聖人臨大事之法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無垢曰誅其君而赦其民所以不致殺於汝等然而

不可不為之計也故移汝以遠此惡俗而使比近服事臣服于宗周以下其虛驕叛亂之氣汝等見誅其君其心震恐又移遠惡俗其心純一故其所為無有前日倔强之心而多為遜順之行所以不復有殺汝之心也

呂氏曰成周之地周公武王之化其俗濟濟多遜之人所以我既不遷爾於遐逖遷之於洛乃所以使爾宗多遜之人變移爾今我於商民可謂厚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玆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無垢曰言我所以作大邑於此洛邑者蓋有二事焉一則為四方諸侯來朝鎬京者無賓客之館故於洛邑置館舍以賓之二則亦惟爾多士居紂故都染紂惡習故我新此洛邑使若見若聞若親近皆周德化周德音與夫周賢士大夫庶幾轉邪心為正路變惡

念為善端耳

張氏曰作新邑非特諸侯之來賓也於是之時周公用書命庶殷而庶殷丕作則其服從而奔走從事臣我周王故亦多遜矣夫殷遺多士其始也能臣我宗多遜其終又能臣我多遜則周之教化固足以臣服之可知矣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

有年于兹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無垢曰遜順之心生於恭敬不敬則傲慢不遜此理之自然者也汝等能敬則與天同心與天同心則為天所與而不絶為天所矜而不棄天之畀矜即君之畀矜也君與之則置之於士大夫之間君憐之則有禄賜衣食之俸嗚呼豈特多士凡為人臣子者倘不知以敬存心則悖天之道而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我

代天者也汝心不敬我亦將致天之罰于爾躬誅殺絶滅躬且不得有矣而況於耕桑之業豈得有乎

陳氏曰王曰之下當有缺文其簡脫矣又曰者承上文而言之也多方之末曰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用是知王曰之下當有文也乃或言爾攸居其文承上上簡脫矣子不能知其下矣

周公作無逸

無垢曰敬則不逸逸則不敬以敬為心則為恭為畏為不暇為克己尊先王之典彝而享國至於長久以逸為心則為傲慢為耽樂好田獵峻威刑聽小人之邪說享國不克長久此理之自然者也嗚呼人主有天下上焉則受皇天之畀付下焉則司萬民之性命内焉則祖宗社稷之所依外焉則蠻夷戎狄之所賴其任至大其責至深此豈細事哉如此重器必以敬為心者乃能負荷之其可以逸豫之心持之乎

周氏曰天下常情莫不好逸而惡勞故聖賢之自處必以憂勤為監而以安逸為戒蓋憂勤則其興也勃焉安逸則其亡也忽焉古今必然之理也克勤于邦而夏禹以興坐以待旦而商湯以興禹湯之所以興者憂勤而興之也有衆率怠而夏桀以亡荒腆自恣而商紂以亡桀紂之所以亡者安逸而亡之也是故人臣之愛君者必以無逸為戒罔遊于逸伯益所以戒舜也無教逸欲皐陶所以戒禹也無時豫怠伊尹所

以誥太甲也不敢逸豫傅說所以進高宗也罔或不勤太保所以訓武王也周公之心何以異於此哉

范氏曰天下之善成於勤天下之惡起於逸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先勤然後能成功者修德不可以不勤舜雞鳴而起孳孳為善乃能成聖德為學不可以不勤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乃能成聖學為治不可以不勤成湯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文王日中昃不遑暇食故能成聖治

荆公曰君子以勤得逸繼之以休小人以逸得勤繼之以憂

李氏曰周之治迄成王而平周之化迄成王而備時已純熙則有可逸之勢物已盛多則有可逸之資天下有既濟之象而思患預防正難於此時矣周公得恝然無慮乎哉是以在彼舉三宗所以使知守成之不易在我而稱文王所以使知創業之艱難知守成之不易則宜敬之而不可忽知創業之艱難則宜念

之而不可忘

張氏曰遇患難而憂勤享安寧而逸樂常人之情也周家之治自文武至於成王太平歌於既醉守成詠於鳬鷖其治為已安矣其時為已寧矣淫泆怠忽之心有不期至而至焉故周公於此遂作無逸之篇以戒於成王是非明足以見患而消患於無形者其何以及此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無垢曰周公未及一話一言不知見何事遽嘆而曰嗚呼乎蓋其所以嘆者深見君子所留心者其在無逸也當以意推之敬則神明尊逸則心志放神明尊則事事據理而行堯舜文武所以為聖者在此心志

放則事事惟我所欲其殘民暴物皆所不恤也桀紂之所以為桀紂止以逸也嗚呼逸其可有乎周公所以見此未言而先嘆也　又曰小人以盤樂怠傲為逸樂君子以稼穡艱難為逸樂小人所見近故其所謂逸樂者每足以亡國而敗家君子所見遠故其所謂逸樂者每足以享長年而傳後世蓋艱難中自有逸樂之理人自不知耳當其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時已有千倉萬箱百室盈婦子寧之理矣豈非逸樂在

艱難中乎若酣歌恒舞飛鷹嗾犬時已有亡國敗家覆宗絶祀之象矣何逸樂之有乎　又曰農夫為父母其勤勞如此厥子既生寒而衣饑而食以謂吾所固有爾豈知其所衣所食者粒粒縷縷皆自父母勤勞辛苦中來乎亦猶後嗣王安享天下豈知尺地寸土皆自祖宗艱難勤苦中來乎　又曰衣食既足而不知稼穡艱難則其心放逸其心放逸則其意輕忽其意輕忽則其言誕謾此自然之理也　又曰不知

稼穡之艱難而逸而諺而誕者此庸愚之子也其害為小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此又凶愚之子也

東坡曰舊說先知農夫艱難乃謀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為深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道惟艱難乃所以逸樂則知小人之依者以王者知此則不妨農時不奪民利不盡民力也

史氏曰甚哉人君以民為憂而不以位為樂也惟其

逸斯能念民之生為甚勞當其乃逸又念民之所賴為甚重二者安危治亂係焉特在人君知與不知而已稼穡艱難是為生者甚勞也吾知之而不敢肆小人之依是所頼者甚重也吾知之而不敢忽稼穡待小人而成小人因稼穡而養而知與不知特在夫逸與不逸之間為人主者可不戒哉

張氏曰稼穡艱難小人之事也為君子而不知小人之事則侈靡自恣役天下以奉於一身無所不至也

則稼穡艱難之事在君子不可不知也能知稼穡之艱難然後可以享其安逸非特可以享其安逸也又足以知小人之所依而不敢逸焉蓋小人者柔而不能以自立其所依乃在君子為君子者必勞心然後足以治之其可逸乎

呂氏曰君子所其無逸謂君子不可斯須離去無逸此一句最在所字上止其所止之謂所須是以無逸為所居大抵人道健而不息這方是人道若有斯須

怠惰便不是人道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無垢曰嗚呼周公之於成王之心可謂切矣前言小人放逸所以警之使退令言古先哲王敬德所以引之使前成王知放逸之不可為而敬德之可以長年也則入德之階顯然可升矣中宗商王太戊也心不散則嚴貌不亂則恭中宗非特行於廟堂之上也在

暗室之中亦若此焉不然何以動天心感民心哉

又曰惟嚴恭故於天命則知所寅畏於治民則知自度　又曰憂畏者必有儉德儉則仁仁則惟恐勤民動衆殃天殺胎故天下皆成和氣和氣所至動有生意此中宗所以長年也放逸者必侈汰侈汰則不仁害虐蒸民暴殄天物天下皆成怨氣怨氣凝結鬭之則死豈有長年之理乎人主之所畏者最畏短命此周公所以警成王也

周氏曰周公恐成王之未信也故引先代人君無逸享年者以明之中宗即太戊也太戊都亳亳有妖怪桑穀二木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天著不恭之訓大戊恐懼作原命之篇告其相伊陟以改過自新遂能弭災變致太平故經曰在太戊時格於上帝此嚴恭寅畏天命之實也自度治民者自其身由法度以率百姓源濁而求其流之清表曲而求其影之直沒世而不可得矣

陳氏曰外致其嚴恭內致其寅畏自度言自治以法度也言祇以敘之言懼以畏之中宗嚴恭寅畏於天命故以之治身則自度以之治民則祇懼如是豈以逸豫為哉故於事不敢荒於心不敢寧尤以畏天為主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無垢曰中宗天性無逸高宗因艱難而無逸雖所入路不同其所以為無逸則一也高宗未為太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稼穡艱難故使之久勞于外爰曁小人同為艱難之事非苦之也蓋所以成就之也豈以小乙知武丁器質英邁必能中興商家故使之徧歷艱難庶幾知民間利病乎蓋惟涉山川者知險阻苦寒暑者知炎涼漢宣久在閭閻乃盡知民之疾苦遂為漢家賢主亦何怪乎高宗哉　又曰嘉善也靖安

也善安慰天下至于無小無大皆懐其深恩厚澤無一人或怨之者嗚呼其盛矣哉蓋放逸則必擾民故多怨無逸則必靖民故多譽此自然之理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無垢曰孔安國謂祖甲為太甲此蓋惑於國語太史遷之說也國語之說曰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太史遷

之說曰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其說如此故安國以祖甲為太甲安國以世次顛倒也乃為之說曰此以其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巧則巧矣然亦辭費鄭康成不知見何古書獨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為小人果如是說則祖甲有伯夷叔齊泰伯虞仲之節可謂賢君矣　又曰以祖甲之賢而舊在民間

故深知稼穡艱難及一起而即位則知小民所依全在稼穡故不妨農時不奪民利不盡民力而天下皆受其賜矣以此知生於深宫之中長於婦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苦未嘗知懼者其亦危哉

又曰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祖甲不及高宗高宗不及中宗豈德有厚薄而年有長短也曰中宗高宗祖甲即位之初未知其老少如何老者必不久少者享國

必長年如舜大德在位五十載不及中宗之久豈可謂舜德不如中宗哉古書無據未有以考之又況人之氣數自有長短第修德者必延年而不敬者必夭折也此不可不知矣

陳氏曰庶民有常産之民也鰥寡無告之民也有常産之民則保以安之惠以懐之無告之民則敬之而不敢侮保惠之仁也不敢侮禮也祖甲之不明卒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者豈非伊尹訓之先王子惠困

窮民服厥命之力哉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無垢曰三宗之無逸見敬德而不見富貴後王生則逸見富貴而不見敬德以此知之人主之不可不學也人主之敬多發於變故艱難中所謂知生於憂患也中宗因桑穀之異而知敬高宗因舊勞于外而知

敬祖甲舊為小人而知敬　又曰人心必有所係知稼穡之艱難則心在艱難聞小人之勞苦則心在勞苦如此則其心常在畏敬之地何敢少放逸乎後嗣王既不知稼穡之艱難又不聞小人之勞其心泛泛靡有所止見放蕩之路則必奔趨之矣此所以惟耽樂之從也　又曰自祖甲之後有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帝辛帝辛紂也周公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則帝乙乃賢君也以周公今說次叙之

則是廩辛十年庚丁七八年武乙五六年太丁四三年矣皆因耽樂以致短命是敬德者必長年不敬德者必短命也人主享國宜知所擇焉

張氏曰三王以憂勤而享國長久後王以逸樂而罔克壽然則稼穡之艱難君子不可不知之也此周公所以惓惓於成王而歷告之也

呂氏曰自此以後凡所以立王生便在深宮豢養之中都不知稼穡之艱難亦不聞小人之勞非特是不

見亦不聞何故後來繼體守文之君固少有親見小人之勞者既然不知稼穡朝夕只在逸樂之中縱有人說小人勞苦事他亦𦗟慼自不要聽又况左右却是讒諂面諛之人如何肯說凡小人之勞既都不聞則心無所用自然一意向聲色狗馬之樂設使曾知稼穡之艱難曾聞小人之勞他何緣安穩放心去聲色狗馬上

尚書精義卷四十

宋　黄倫　撰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懐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無垢曰文王抑畏之心又見於卑薄其衣服卑服如所謂惡衣服是也其不留意衣服之間其心必有所主也康功謂安民之功田功謂稼穡之功安民欲其

有功則於民之細微無不體究矣治田欲其有功則於田之利害無不諳悉矣其曰功者必欲民之康田之豐而後已也甲薄其衣服而留意在此所以謂之即歟　又曰抑畏在心故無剛暴之氣每見其徽柔無倨傲之狀每見其懿恭徽懿皆美也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暢於四肢故柔則徽而恭則懿可以想見文王之聖容發於事業故小民則懷保之鰥寡則恵鮮之可以想見文王之徳政有諸中形諸外

此理之必致者也　又曰益一日之幾有萬儀稍失其會則禍必及於天下惟以勤為心事事經理使發號施令無一人不滿其意者此咸和之理也

陳晉之曰卑服則不自尊其身即康功田功則致其力於民即康功所以安天下孟子所謂文王一怒安天下是也即田功所以養天下孟子所謂文王制其田里是也言卑服則不耽樂之從可知言即康功田功則聞小人之勞知稼穡之艱難可知

胡氏曰抑有過之之意人所以肆行而無畏者不能自抑也遏其妄情止其私慾惟義是從則必畏天命必畏祖宗必畏師必畏諫必畏謗讟必畏禍亂凡可以致治者無不為凡可以致亂者無不去也此非他人所能惟我而已故曰克自抑畏言其自為之不由乎人也然畏一也有當畏者有不當畏者雖聖人不敢不畏若夫逆理之臣子反道之夷狄則當修明刑政以攘却之如舜罰有苗周征三監高宗伐鬼方宣

王伐玁狁亦何所畏哉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無垢曰文王爲西伯則西道諸侯皆聽命而供貢賦是以文王不敢盤樂於遊逸田獵惡夫以庶邦所貢賦供逸遊之好也夫四方貢賦皆出於霑體塗足愁筋苦骨之餘上以奉宗廟朝廷下以給百官有司庶乎其可也而乃欲以供逸樂之具天理豈肯容乎周

公於中宗言不敢荒寧於高宗亦言不敢荒寧於祖甲言不敢侮鰥寡於文王言不敢盤於遊田者此葢無逸之心也葢無逸則兢畏而不敢逸則肆而無不敢使以敢爲心則亦何所不可哉欲行無逸當以敬欲行敬當自不敢中入

吕氏曰文王之所以壽只爲不養其小體成王若欲壽初不在養其小體以此知此最是周公感悟成王親切處何故纔養其小體便去理會衣服飲食遊田

殊不知此乃是伐心之斧溺身之穽却是夭之端若是一个養其大體使心和氣平乃是長久享壽之道理文王如此勤勞却享許多壽當知勤勞中元不曾有焦熬地位勤勞之中自有樂地文王所以能如此勤勞而自樂者乃是文王徽柔懿恭所養至此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無垢曰商之三宗周之文王不敢逸豫享國久長明

白如此令後嗣王欲為賢聖之君不墜祖宗基業而享國長久者無他道也法則三宗文王之不過於觀眺逸樂遊冶田獵而已夫此四事有一于此上廢幾務下傷民財萬民之供賦役以備百官郊祀有司之奉宗廟社稷朝廷之大而已非以供觀逸遊田也夫逸豫之作常見於觀逸遊田此三宗文王所以不敢為此以貽子孫後世之患也

胡氏曰何謂觀如魯隱公觀魚于棠莊公觀社于齊

景公欲觀于轉附朝儛㑹滅孫所謂不軌不物曹劌所謂後嗣何觀而晏子所謂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則觀之過也何謂逸如魯文公三不㑹盟而怠於諦祭大室屋壞而怠於宗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怠于憂旱魯國失自文公始則逸之過也何謂遊如周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秦始皇隋煬帝作離宮別館不知其數千乘萬騎極意巡行百姓嗟怨以亡其國則遊之過也何謂田如夏太

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為羿所奪漢武帝微行出獵夜過桓谷渴而求漿為主人所辱則田之過也故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則必輕費妄用萬民正供之賦不足以歛之而重歛於民民至困窮弱者死溝壑其終如此此聖人所以長慮却顧而戒之於其初也

呂氏曰前說以庶邦惟正之供後說以萬民惟正之供以此知天下之貢賦非要供奉天子本不是供人主之身乃是供人主之位何故天作之君作之師所

以使萬民來貢賦本不是私奉一人之身所以惟是宗廟賔客合當用者方用貢賦只是供人主之位不是私奉人主之心何故當時所以使他貢賦幾曾要供人主之觀逸遊田當知本不是如此此周公又警動成王親切處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徳哉

無垢曰淫于觀逸遊田則人欲動蕩其心迷亂不復

知天理所在故反以酗酒為徳夫酒所以喪徳也紂因得以鼓其凶燄乃認以為徳意逸豫之極蓋有如此顛倒成王得不以此為戒哉

吕氏曰這心一閑便収不得何故纔説我是今日暫耽樂便上不順天下不順于人便是自絶于天自絶于民了以此知此心不可頃刻放下人君纔放下時天下便陷于災害之地時令人為惡多是自初間説道我今日時暫如此到得後來為惡日長不可禁過皆

緣初間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無垢曰古之人即中宗至文王也君臣上下皆以無逸為德故君臣上下率由無逸之中豈不儼然如上天森然如北極天下焉有不太平神祇祖宗焉有不安樂乎　又曰君臣相訓告保惠教誨以無逸而君

或不肯聽臣下無逸之言則放逸之言得入矣先王
正刑自無逸中出放逸之言入則必盡變亂先王之
正刑若小若大盡皆變亂以快私意此理之自然也
又曰民心違怨民口詛祝怨氣充塞安有壽考之理
乎夫民者天也民心違怨是天違怨也民口詛祝是
天誅譴也如此國家亦安得有吉祥事乎
史氏曰人君有迪哲之性不修則不明凡人有好亂
之心不防則不止夫交修並用謂之胥君臣之間胥

訓告則相示以法胥保惠則相愛以德胥教誨則相規以道古之聰明睿智之君其盛德雖出於天縱於是三者猶眷眷而不忘豈有他哉凢以開悟其迪哲之性而隄防小人好亂之心者蓋不得不爾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無垢曰迪蹈也行也謂用知人之哲以自照也蓋知

人之是非則易見知已之是非則難行知人之是非以反照已之是非則入聖人之域矣故聞怨詈則自敬德愆在於彼則曰朕之愆正孟子所謂行有不得者皆反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之意也於殷獨舉三宗而不及湯於周獨舉文而不及武王此學者所以多説也蓋湯武親以兵臨桀紂之罪其無逸也不足言三宗皆承富貴之後文王亦承積累之基其無逸也為可法此正為成王言也　又曰天下莫難受

於怨詈我誠有過則彼之怨詈為有物我元無過則彼之怨詈為讒賊此衆人聞怨詈所以多怒也夫以三宗文王尚不免小人怨詈況未及三宗文王者乃遽欲人人稱頌乎第三宗文王之處怨詈也有道其道何如迪哲而已聞怨詈之至則用平生知人之哲即怨詈而自照焉其果有也則改之不疑其無有也則愈加檢飭使吾心無一毫之玷而後已大自敬德此之謂也

胡氏曰哲者知也迪者由也由其天禀之智不以私昬之則其明不蔽所以人莫之欺也

史氏曰以畏慎處已以忠厚待人此聖人盛德之事也聞譽則喜聞毀則怒善則稱諸已惡則歸諸人此理之必然也凡人情之所不堪者吾令一切反之非盛德孰能之哉

張氏曰自知者明知人者哲哲者明之發乎外足以知人之謂也人孰不有是哲不能迪之則茅塞其心

而昏惑闇黷之累生焉是故哲出於性迪之者人而已自殷王中宗以至於我周文王玆四人迪哲者於哲則能迪之則其性天之明不為物之所蔽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玆

無垢曰夫聞怨詈之言而迪哲以自照則變忿怒為和緩此心已在三宗文王閫域中矣安得不長有天

下亦安得其心不常寛裕乎聞怨詈之言而輕信以含怒此心已在桀紂室中矣豈復能長有天下乎不知廸哲自責之道而信讒含怒因事而發不復審問是非所在乃恣罰無罪殺無辜之人以快一時之憤凡有同是無罪無辜而被殺罰者無不怨恨以叢萃於一人夫以眇然一己而天下之怨皆萃而歸焉不知其何以堪之此古帝王之所畏也邴歜殺其君有以也夫　又曰無逸廸哲之說上引三宗近質文王

凡治亂安危之徵享國長短之要盡於此矣此古今存亡一大鑑也

呂氏曰惟無逸則勤勞勤勞則公明謙遜虛受自然樂於聞過若自此縱逸則怠惰驕傲必至於自滿何緣會聽人之言惟是無逸方能聽言周公所以又嘆息嗣王其監于茲蓋欲成王看這怠逸存亡樣子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無垢曰太保之職其救王惡太師之職其詔王爀蓋與之同太師太保皆宰相也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而左右夾輔之其任重矣使成王有微惡萌於心則召公為失職使成王有一善之不為則周公為失職而以成王資質論之管蔡流言成王遽疑周公丕視功載成王惡用私人是其心惡氣易生善端猶蔽此召公所以不悅而欲求去也

荆公曰召公不悅何也曰成王可與為善可與為惡

者也周公既復辟成王既即位蓋公懼王之不能終而廢先王之業也是以不說焉夫周之先王非聖人則仁人也積德累行數世而後受命以周公繼之累年而後太平民之習治也久矣成王以中才承其後則其不得罪於天下之民而無負於先王之烈也不亦難乎如此則責任之臣不得不以為憂也

賈氏曰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

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天子居處出入故天子初生固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

楊氏曰名公不説者非不説周公之留也名公之與周公同心而同德者若使不説周公之留則名公之心豈其有疑乎周公無可疑之事名公無疑周公之心使名公果有疑之之心則當疑於權在手未歸政

之前必不疑於已歸政之後也君奭之篇即周公已攝政之初復子明辟之後周公留為太師與召公相成王為左右之時也而召公方有疑之之心無乃後哉或曰召公之所以不悅者何哉曰召公見周公已歸政成王歸就臣位而成王中主也方在弱冠新即大政召公之心蓋憂其志慮謀意或未保於無過宗廟社稷或未任於負荷蓋其心憂國之深故不悅也周公因其憂而不悅於是歷陳商之所以亡周之所

以興復謂自古國家多難得賢臣則安蓋將以古賢臣之功勉召公而寛其憂成其忠相與協力以濟成王於太平之域也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無垢曰我周既已受殷家有天下之命其吉其凶未

可知也我不敢知周家基業其永信如今日之休美而子孫能順天道天其常輔子孫之誠乎我又不知其終出于不祥如殷紂乎此周公憂懼之深故以間名公也

張氏曰在天者有命在人者有義命之在天莫之致而至其可必哉所可必者在我之義而已是故殷之墜命與夫周之受命非周公之所敢知也厥基永孚于休與夫其終出于不祥亦非周公之所敢知也凡

此言天難諶命靡常吉凶禍福相為休長相為倚伏不可得而知矣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東坡曰周公昔嘗問名公曰天其將使周室永孚于休歟抑將出于不祥歟皆未可知也于時名公荅曰是在我而已我若能祇上帝之命不敢荒寧則天將永孚于休若其弗念天威及使民無所尤違則天將

終出于不祥此皆在人而已今我不去正為此耳故
舉其昔言以喻之
無垢曰于民無所尤是任其作惡也于民無所違是
順其作惡也民知善之所向惟上之人於其為善而
任順之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見風俗之厚矣儻
惟于民任順其為惡而無所尤違惡俗已成其終出
于不祥也無疑矣
荆公曰此言君奭既曰是在我我亦不敢暇逸于天

命而不永遠念天威之於我民無尤違言天威於民皆當其罪無僣差已不可以不念也

張氏曰謂之禍矣福有時而來謂之吉矣凶有時而至則上帝之命我之所以不敢安也作不善而降之殃不欽德而墜厥命則上天之威無過也無違也未始或僣焉苟能作德則天威雖曰可畏不足畏也已不敢寧于上帝命所謂雖休勿休是也不敢不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所謂雖畏勿畏是也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無垢曰天道難保有德者輔之無德者去之既不能恭承天地又不能宣重文武之德又與宦官女子昏于深宮不知天命之不可輕是則天必將墜其有天下之命亡不旋踵豈能經歷久遠以嗣文武恭天地之德與夫文武光明之德乎此言成王中才正在周召夾輔之意不可求去以為高也

刜公曰前既言在我者不敢不勉此乃言在人者非我所及知也惟在人者若我後嗣上則大不克敬恭天與祖考下則大不克敬恭諸侯臣民遏佚前人光在室家之中沈溺于近習而不知天下之艱難則天命靡常難可諶信乃其墜命不能經歷久遠嗣前人敬明之德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無垢曰惟恐其不能嗣前人恭明德故在今我小子

旦不敢去國而留佐成王也然而我之佐成王豈敢自以為能正之哉此蓋周公不敢以大人自處也第行文武之明德以開警于成王爾夫闇室之中灼燈則闇者皆明前人光即燈也成王猶闇室耳使周公行文武明德以示成王則成王闇處皆廓然矣

張氏曰正已而率之者正也先身而道之者迪也周公自謂我非能有所正也亦非能有所迪也惟以前人光明之德施之成王而已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無垢曰天不可信我其柰何哉惟道行武王安天下之德使周家享國延長庶幾天不用釋廢王所受之命也蓋受命者文王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周公道行武王之德則其享國長延也無疑矣大誥寧王指武王故知此所謂寧王者武王也

吕氏曰天不可信周公前既説天難諶至這裏又説

天不可信周公非不知天何故不信天蓋天元不在外若外面信天便是外面别有箇天不要倚靠外面底天紂言我生不有命在天紂自不去理會一身只專信天却自外討天蓋天元不在外心外别無天紂愈攀援天天愈絶紂維武王自盡其德自敬其德可也天命自無窮此欲遠却近若是紂欲近却遠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

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兹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無垢曰伊尹在太甲時伊陟臣扈在太戊時皆能格于上帝夫天帝一也而周公于湯時言格于皇天于太甲太戊時言格于上帝何也蓋上帝則秉禍福之權而作善者降之百祥矣天則日月星辰是也格于皇天則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甘露降醴泉湧山出器

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朝廷蓋可知也格于上帝則慮而有獲動而有成子孫千億四夷來王矣其心之體無絲毫之欺是格于皇天也其心之用無絲毫之欺是格于上帝也　又曰夫乂王家者治人事也伊陟告于巫咸巫咸修人事以應桑穀之變桑穀既消則人事修之力也人事修則治與上帝之心同矣上帝秉禍福之權以馭萬物人主秉禍福之權以馭萬民其理一也人事不治則有桑穀之妖人

事既治則格于上帝是則人主代天無求合於天也第脩吾人之事而已矣　又曰巫賢之於祖乙甘盤之于高宗亦用格于皇天上帝與夫乂王家之道也然則商家所以得天命者以此數賢輔弼之力也周公與召公豈可去朝廷乎去則高矣其如文武之業何不去則夾輔成王不失皇天上帝之意使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利害皎然夫復何疑　又曰殷之賢君皆得賢者輔相故皆以禮終陟升遐也以禮終則

其死也配天而無愧矣其道相傳如此故殷之享國多歷年所而不中絶命也然則賢者所係如此其可輕去朝廷而不以天下國家為念乎

荆公曰伊尹保衡其實一也在成湯時則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格于上帝其故何哉文公曰可與盡道則盡道可與盡德則盡德成湯可與盡道者也太甲可與盡德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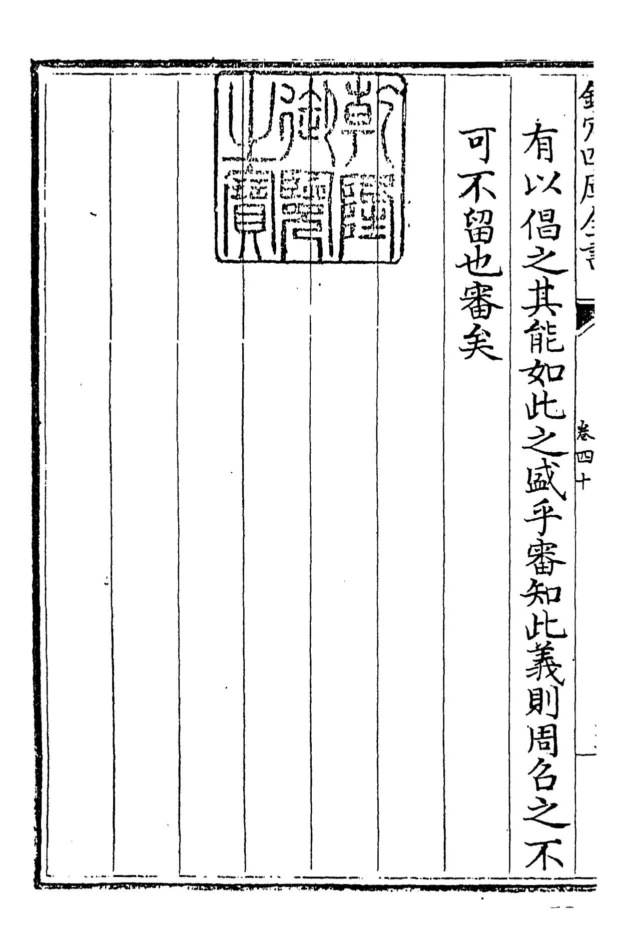
張氏曰天人之理其致一也所謂天之道者即吾身

之道是也所謂帝之徳者即吾身之徳是也體此道而神焉是與天同道斯足以格于皇天矣得此徳而明焉是與帝同徳斯足以格于上帝矣格于皇天者是其道之至而與天無間也格于上帝者是其徳之至而與帝合一也若夫道徳有所未至則未可以言於于皇天上帝故特曰乂王家而已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徳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徳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

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無垢曰言天之所以大佑命商家者則以商家百姓大族王人之微者無不秉德明恤下民以至為小臣者皆可以藩屏侯甸如所謂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意則夫天之佑商家者則以商家得人故也　又曰朝廷四海形異而心同勢遠而理一故天子出一號發一令則四方罔不是而信之則以上下遠近内外表裏皆有德之士也嗚呼儻非伊尹伊陟臣扈諸人



有以倡之其能如此之盛乎審知此義則周名之不可不留也審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四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貢生臣王敎

謄録監生臣尹大譙

尚書精義卷四十一

宋　黄倫　撰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無垢曰天之所以壽中宗高宗祖甲者以有和平感格之德也何以明之有殷之君大抵嗣天心以除虐耳除去虐民之事則民安矣滅威者除虐之謂也使人君有此和平感格之德非得賢臣輔相之可乎

又曰今汝召公長念人主當有平格之德盡心以輔相之則天命堅固不至渙散其為治也郁乎煥然足以明我周家新造之天下矣夫人臣事君動欲上合天心其敢以私意雜其間乎此三代之臣所以為純臣也

張氏曰武丁之類皆有商平格之君也伊尹甘盤之徒皆保乂有商之臣也平者言其德不偏也格者言其道之有所至也惠足以輔其君者保也才足以治

其事者乂也天相平格之君與夫保乂有殷之臣皆降之以永年而不中絶其命故曰天壽　又曰亂我新造邦者所以治之而使不亂明我新造邦者所以明之而使不昏也

吕氏曰商家君臣之盛天之所壽者是至公極盡道理商家君臣至公無私既極其至所以壽之扶持輔相保乂有商前許多聖賢維持方到天壽平格保乂有商地位今嗣子紂不能到天便滅絶而加之以威以

是知果然天命之不易天難諶今命不在天只在召公永念與不永念便是天命固處若知無常而能時時保護則有固命天命亦從而固其治煥然一新而能顯明于我新造之邦使億萬斯年而不墜若不永念目下便以為安時豈不知必到覆亡地位蓋天命之固不固只在召公之念永不永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

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宫括

無垢曰東坡曰寧王武王也天降割喪文王申勸武王而集大命也蓋天勸文王修德久矣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王也純一不已文王不已處即天勸之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是天重勸武王之德也以其有德故集大命于厥躬而身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享之子孫保之也有夏中國也中

國遭紂之亂其敗壞不修乖離不和也久矣文王於此時獨能修其敗壞和其乖離此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二也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宫括言文王修和有夏亦惟此五人之力耳孔安國謂虢國叔字文王弟閎氏夭名又曰散泰南宫皆氏宜生顛括皆名文王有此五人亦猶成湯太甲之有伊尹太戊祖乙高宗之有伊陟巫賢輩也是則成王左右其可一日無周召乎然而不及太

公者以太公主兵事非文王本心也

呂氏曰周公前既說商家聖賢之君六七作所以致如此功業者皆頼相之人此又舉廹切本家事說與他葢古人相訓告自遠及近其情漸至其語漸切故前面說商家後面說本家事所以使召公聽之切也割裁正之意申申重之意勸勸相之意當時天祐周家一箇委曲裁成輔相如此故我寧王所以至於動無過則皆是上帝裁割申重勸相委曲之至如此見

得武王天人無間處所以能集天下之大命于其身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彛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無垢曰此言修和有夏文王全賴此五人也使文王無此五人往來中外導此彝常之教於下民則文王無從有德意降于國人矣其敗壞乖離何時而已乎以文王之聖尚不可無人為之助況於成王乃能獨

為之而周召不在朝廷乎蓋周召天下善類之宗也周召去則善類去善類去其誰與共治天下乎　又曰純佑即前天惟純佑命之意秉德即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之意其詳已前陳于商家矣故此以亦惟一語該之使召公自會也夫五人昭文王之德意使文王之德行顯然著見覆冒西土下合民心民心即天帝也故聞于上帝而文王受此殷家之天下也然則文王有此五人故得有天命成王無周召在朝廷天

意未可知也周公深知天意所在故為召公别白而言之

張氏曰君任道臣任事任道者常逸任事者常勞彛教雖出於文王往來而廸之使其德降於國人者實賴五臣而已故周公又以謂若無此五人奔走往來以為文王之助則文王雖有彛教其誰廸之此文王所以蔑有德而降于國人也

武王惟兹四人尚廸有禄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

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無垢曰此四人後與武王大舉天威咸劉厥敵謂誅紂伐奄之類也言四人暨武王豈以四人主伐紂之謀與惟尹躬暨湯之意同乎四人在文王時修和有夏在武王時咸劉厥敵為將為相無不可者其亦天下之英傑矣　又曰此四人所以劉厥敵者去惡除害而昭布武王之德意覆冒天下也天下盡被武王之德故無小無大盡稱頌武王之德而無異辭四人

之功為如何哉嗚呼朝廷不可闕人如此周公與召公豈忍以脫去為高而使文武之德不克終乎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曁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無垢曰今我觀朝廷之勢如游大川中向非我與公左右協力輔贊成王以濟此艱難成王在位如未即政天下安平時則我與召公無大責矣其自任如此

可見周公之忠聖夫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輔弼成王疑若無難危事矣而有大川之喻者何也蓋天下之事以易自處則百事皆忽而禍起於談笑以難自處則思患豫防而功可成於不日　又曰周公之意必欲輔成王如商家諸人之格于皇天上帝使成王有不勉不及之心則周召當左右檢束收斂之使必如商家諸賢君可也儻老成有德如召公者以引去為高不降意以輔成成王以纘文武之業雖前有鳯

嗚岐山之瑞我且不得與聞矣況能格於皇天上帝乎

張氏曰易以涉大川喻濟大難高宗之命傅説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然則游大川者非得臣以為之助則莫之或濟矣周公自謂予小子旦當周家艱難之事若游大川然故自今已往暨汝君奭其濟小子助成王是也若游大川者必期於濟然後可以無沉溺之患今我暨汝同心協力以濟成王同成王未在位

之時庶幾乎可以無大責也且成王未在位未有所知已得周公召公爲之左右爲之訓導遂至於奄有天下而承文武莫大之基緒今既在位矣復遭周家之大難而成王有所不堪而二公濟之同未在位之時則其所以輔於成王者終始之道盡矣此大臣之節可以無大責也

呂氏曰周公說文王武王得天之佑又得許多人方能濟王業今盡付與小子旦如何獨自做得且如文武

之時比至如涉大川一般正要召公同濟此大險周公說前時如此今日却自教我一人擔當此大事一人划船如何划得過岸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無垢曰有無疆之休必有無疆之恤得其人則有無疆之休美非其人則有無窮之艱難矣召公視此其可不留在朝廷乎以此知周公之留未嘗有一毫為人

謀也為天下國家而已矣　又曰周公以謂為召公計當謀以寛裕為心以寛裕為心而不以引去為高則周公之心已寛裕矣豈特周公寛裕賢者舉動必為世法事君以寛裕為心期以歲月致君於堯舜之上不當急迫以引去為高則後世之為人臣者皆顯然知寛裕為臣子之道也使召公以引去為高則後人皆迷於事君之義矣

張氏曰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則我之周家受命可謂

有無疆之休矣然而不欽厥德則早墜厥命不常厥德則九有以亡故曰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者周公告召公使之長慮却顧當謀所以裕我者使我綽綽然而有裕也召公之所以謀裕周公者豈有他哉蓋亦啟迪成王而引之以當道使之不失為持盈守成之君此周公所以裕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無垢曰偶左右之義也亶誠信也葢誠信則能行天命不信不誠此鬼蜮中人也其何以行天命乎明勗謂昭然見左右成王之道不可不勉也無窮之憂其何以堪承之欲大承無窮之憂而不失其道者止法文王之德而已文王之德何德也即任賢圖治之德也君德在任賢今周召皆去成王何以為君乎武王顧命如此召公其可不念諸

張氏曰陽奇而隂偶偶者二之謂也婦者夫之偶也

臣者君之偶也臣雖爲君之偶當明朂其所以偶王之道也明所以偶王之道而不至於昏昧朂所以偶王之道而不至於怠棄明朂偶王之道在亶乘茲大命而已蓋有德者必爲天之所命能惟文王之德以丕承無疆之恤則天命固可以永保之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

無垢曰允信也周公所信者朝廷有人則治無人則

亂遠覩商室近覩文武莫不若是故今所告召公者無非周公所信者非道聽塗説之比也然而周公如此豈非大賢乎曰不然也世已衰矣事亦急矣周公儻如召公之去朝廷則存亡未可知也故上稱君言我之所告無非我之所深信者今稱保稱奭又言汝當克敬我之所言夫何故以我親見殷紂之喪亡大亂及念我周家仗天威以伐紂以紂不道朝廷無賢者也故召公不可不敬我言而輕言去國也

張氏曰否者泰之反也否之時陽消而陰長大往而小來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然則殷喪大否在召公不可不讓周公而監之也以殷喪大否之如此故今我天威不可不念之也予不允則是在我者不能克敬也不能克敬則喪亡無日故亦如此告之所言喪大否也

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

時

無垢曰召公言曰成王業誠在吾二人然而文武以積德天之休美雜沓而至顧我與周公其何以當之則召公之憂畏小心亦可見矣予觀周公之心一以天下國家為重而召公之心以慎守名節為重二人之在朝廷周公經綸造化召公彌縫賛襄天下安得不治人主安得有過乎無周公則幾務不理無召公則過惡必滋

張氏曰在己者能欽德則内足以盡己在人者能明俊民而讓之則外足以德人明俊民則無蔽賢之實在讓則有不爭之德人臣之善無大於此後人所以於汝而大之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兹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案此條經解永樂大典原缺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

玆往敬用治

無垢曰民之為德多鋭於始而怠於終以言召公初輔成王盡心朝廷幾鋭於始矣成王雖即政文武之業未廣乃欲潔身求去是幾於不能終也惟當與周公盡心以輔成王使為周家賢君則可以逃責矣儻知以去為高是不善其終也

張氏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常人之情也祇若玆往敬用治所以克慎厥終而已能慎厥終者將以成民

之德故也雖然慎始非難而慎終為尤難周公之告召公使之相成王以克成厥終故其言有及于此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無垢曰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取天下而自為之當時

卿士庶人不疑其有簒君之心周公以叔父之親聖人之德負成王於黼扆三叔皆其兄弟也而反流言以惑成王豈周公之德不及伊尹哉葢風俗浸薄無夏商忠厚敦朴之氣也蔡仲克庸祗德豈周禮所謂中和祗庸孝友六德歟蔡仲有是二德矣故周公舉而用之儻使周公疑忌羣叔而并及其子是周公亦可疑矣周公不疑羣叔而羣叔流言是管叔自取其誅蔡叔自取其囚霍叔自取其降非周公有意也三

叔既自取其罪而周公舉用其子覿其至誠不疑之心其肯無罪而誅囚兄弟乎則三叔之罪又可見矣東坡曰蔡叔之罪至是已赦之故言既没又封蔡仲必於叔卒之後

林氏曰天下之道二仁義而已仁者所以愛親親為先義者所以制尊尊為尚聖人之心未嘗不欲兩存不幸時有以害吾之仁義吾則舍其一存其一既存則事之大者必舉而小者有所不恤也非不足恤也

事不能以兼全在聖人亦不可得而恤也聖人之心惟示以公事一定而天下無可疑者矣夫武王老而成王未生管叔已有繼武王之心奈何迫於周公之聖而陰懐不平之心迨成王嗣位尚幼而周公代之是以向日不平之心倡為流言不已又縱之以叛則商民之亂愈熾矣下之惑愈甚周室未能保其有國也故周公去親親之仁而存尊尊之義不忍舍尊尊之義而自顧其小節也寧在已有自愧之德而措天下

之安寧不忍使王室之危而為天下之害也此所謂不幸不獲於兩全捨其小而存其大者矣　又曰周公相武王而定天下武王疾而作代死之書相成王而致太平成王壯而有復辟之請此為己乎為天下乎蔡叔叛而因之其子仲賢而復封之此為己乎其心不在於一己而在天下也必矣

張氏曰德出於所性庸之祇之在人而已克庸德則能常厥德者也克祇德則能欽厥德者也以其克庸

祇德此周公所以用之為卿士蓋位以德序故也

吕氏曰象之於舜使之完廩使之浚井其所以殺舜者亦多而舜終不殺象者蓋象之害舜止於舜之一身故舜不以一身而殺兄弟至於周公乃天下凖的三叔動揺周公是揺動周之社稷管叔罪尤重故不得不殺之蔡叔霍叔之罪輕故不得不因之降之囚蔡叔以車七乘所以使其徒衆之少教他自反自怨自艾降霍叔待三年猶封大抵周公分付處蔡叔於

郭鄰之地蓋嘗日日望蔡叔於三年間終身不改而周公許多恩意無所分付幸而其子能用敬德則周公之心自少慰故命之以為卿士如鯀之為惡舜殛之禹乃嗣興抑彼取此父罪子賢而任用之矣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無垢曰文武之德為世標準為子孫者豈可不率乎蔡仲能改父之行率祖宗之德此資質之美者周公

所以命諸王而復封之也　又曰蔡仲能率德改行質固美矣復戒之以敬者以蔡仲年尚少執德未堅恐其自滿也譬之張弓矢未及鏃而發之則所及不遠矣故戒之以敬使之進而不已諺曰百尺竿頭更須進步此言雖質其理有可取者
孔氏曰率德者率文武之德改行者改父之行
呂氏曰周公以成王之命告蔡仲爾得侯于東土緣爾能克用敬德汝今往就乃封不可不敬此德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

無垢曰蔡叔之惡在于不忠不孝欲蓋其愆者無他忠孝而已此周公庶幾蔡仲蓋其父之愆也忠則不欺其君孝則能事其親夫能以忠孝事君親則無不可矣　又曰蔡仲生羣叔之間而能脫身自立於善日克勤於秪庸之德而無怠惰之心其質美矣此其所以能垂憲於後歟

林氏曰無以慰君親之心則無以盡躬行之實無以盡躬行之實則無以為後人之法自古聖人所以命人臣而形告戒之辭者非有他也忠孝必貴於兩全是以對君親而無愧蹤跡必與其可驗是以善躬行而無忽然後上焉可以顯其親雖前人之有過得以掩而蓋之也下焉可以貽其法在後世之子孫得以視而式之也　又曰蔡叔協商人以叛則不忠莫甚焉棄文王而黨武庚則不孝莫甚焉

張氏曰夫蔡叔之過以君臣言之則為不忠以親親言之則為不孝然則前人之愆在於不忠不孝為之子孫者將欲立身揚名以掩其父之過惡故在於忠孝而已　又曰有可述之道者則其子不得不述有可繼之迹者則其子不可不繼蔡叔之不忠不孝非所可述也非所可繼也然則為之子者故當邁迹自身克勤則外不惰於事無怠則内不懈於心能邁迹自身克勤無怠則其道可傳於後世

呂氏曰周公親兄弟為一體見得蔡叔得罪於天下周公常若身犯之日日愧悚無箇道理遏絶遮蔽得幸而得仲改行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蓋得蔡叔之愆故告蔡仲爾如今庶幾可以蓋得前人之愆須當盡其忠與孝永遠其蹤跡自其身始克勤無怠使步武可以觀以垂法於後

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無垢曰率乃祖之彝訓即率德也無若爾考之違王

命即改行也

林氏曰人子之心惟欲法父之所行所為者也然繼其父之可法者人子之幸也繼其父之有過者人子之不幸也人子於此宜如何耶其父不善而其祖善遵其祖常行之道而蓋其父不善之愆則向之所幸者乃所以為深不幸也

臨川曰命公義之大者也諱私恩之小者也私恩之小不可以廢公義之大且名之幽厲雖孝子慈孫百

世不能改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尚不能得以改也而況於人臣乎夫惟如此故人莫敢以私恩廢公義為善者知有所恃為惡者知有所懼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

呂氏曰當時三叔如此殷民傷動已多了周公於此又怕有一人如此來犯天命以傷骨肉之親故謂幸而有文王之訓可學不可如前人之違王命何者一人違王命尚不可而今三叔皆如此此外又豈可添

人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無垢曰所謂天者不必他求在我而已我無失德則心逸日休是天輔我儻惟失德則心勞日拙是天絶之矣天豈有親疎哉惟德是輔耳惠之所在民心之所在也無惠則民心去矣民亦豈有常心哉此雖成王命蔡仲實周公之言也　又曰孟子曰誠身有道

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夫所謂善者果何物哉天理常明無一毫之私欲其遇事而見或謂之仁義禮智或謂之誠或謂之浩然之氣名雖不同其為善則一而已蓋發於惻隱則為仁發於羞惡則為義發於辭讓則為禮發於是非則為智事親則為孝事君則為忠治民則為惠善雖不同皆足以致治儻不仁不義無禮無智事親則不孝事君則不忠治民則無惠或溺於聲色或溺於貨利惡雖不同皆足以致亂可不

慎歟

林氏曰善惡非止於一端而治亂無過於兩塗勤於為善非必以我之善如彼之善而後可以成其治凡舉措而得其善者無有不入於治也勤於為惡非必以我之惡如彼之惡而後乃至於亂凡舉措而陷於惡者無有不入於亂也善惡雖殊而治亂則一為諸侯者豈可忽哉

張氏曰順之者存逆之者亡則天故無私親也所輔

者德而已撫之則后虐之則讎則民故無常懐也所懐者惠而已詩曰皇天親有德則德為天所輔可知矣經曰安民則惠黎民懐之則惠為民所懐可知矣可欲之謂善可惡之謂惡天下所可欲之事雖不同也要其所同歸則歸於治而已天下所可惡之事雖不同也要其所同歸則歸於亂而已為諸侯者上必欲為天所輔下必欲為民所懐為善之效既如彼為惡之應又如此則蔡仲者其可不戒之哉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無垢曰孔子云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召公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此言終之難也齊侯其初任用賢臣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驕色叛者九國唐太宗勤勞憂畏身致太平末年浸弛於嫡庶之分不明欲引佩刀自刺唐明皇即位之初勵精求治末年惑於李林甫播遷西蜀唐憲宗即位之初亦慨然圖治淮西既平

志意驕惰服方士之藥以至忿躁為宦官所弒此數君者其初非不美也而執志不堅中道而廢以至困窮信乎終之之難也此周公之戒所以反覆於終之之說歟豈以感激者多鋭於初而怠於終乎蔡仲始也發憤為善欲蓋前人之愆誠恐為日滋久怠心乘之則終歸于殆而已其可不戒耶

林氏曰有國者莫難於為可繼之道何則人之立事無不鋭於始而工於初至其中而稍怠卒則漫澶而

不振蓋不思其可繼之道故其末必至於斯也惟能盡戒慎於其始而又思其所以為可繼之道則自初及終行之不倦用之有常其效又豈止於旦暮之暫而不可延於歲月之久哉茍惟圖於始而不圖於終是雖有一時之功而非所以為善後之計其入於困窮之害也必矣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

無垢曰在己則當盡其職事在四鄰則當致其輯睦

在王室則當屏蕃在同姓則當協和故戒之懋攸績睦四鄰蕃王室和兄弟其事之多如此可謂難矣惟知有難然後能戒慎則必有以處之懋乃攸績者謂事事當有成功也睦乃四鄰以蕃王室者謂有叛國則率諸侯以伐之也以和兄弟者謂同姓之國有未睦者為睦之也然聰明才智則能事事有功曲盡人情則能睦四鄰蕃王室和兄弟矣要非戒謹不能也史氏曰懋勉所立之功則德近乎忠親睦所交之鄰

國則德近乎厚列五等之封環千里之寄孜孜為是者豈有他哉亦曰尊親而已以蕃王室則至尊者無憂以和兄弟則至親者有賴尊尊而親親則所謂諸侯之小心者無過於此矣

張氏曰積功之成謂之績則績者非一朝一夕之所積不能懋之則或至幾成而廢者有矣則績不可不懋也能懋乃攸績則國治矣然而于其四鄰又不可不與之睦也小大相比内外相維聘問以時往來以

禮此所以睦四鄰之道在我者能懋乃攸績在外者能睦乃四鄰然後可以同力協德以為中國之扞蔽而中國頼之以安矣故繼之以藩王室蓋王室以諸侯為藩為諸侯而不能懋乃攸績睦乃四鄰則中國無所恃頼而其藩缺矣睦乃四鄰則睦之而已至於和兄弟則又相與作為兄弟而無或乖戾者也

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

荒棄朕命

無垢曰康濟小民無他以我之情自度之足矣我欲安佚民豈可使之勞我欲飽煖民豈可使之饑寒如是則能康濟之矣率自中謂取度於我中心也一決於我中懷又恐其任聰明以亂先王之典法也故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先王以公道治天下不以私意違人情故為典法以遺後人儻任私意則亂其法矣大率聰明絶人者好興事功而易憲度葢恃其聰明以

為前無古人後無作者此周公所以戒也

東坡曰以一偏之言而改其常度非其本心也生於視聽之不審耳故患常在速不在緩緩則視聽審而事無不中矣

林氏曰不循中道之行則矜恃之心易起則未免有非古之失不致視聽之審則一偏之言易入則未免有敗常之愆何則中道不可不循也惟循中道則内有所守而外無所恃聰明雖自我有而未嘗有妄作之

意孰肯非古是今而亂先王之典章者乎視聽不可不審也惟審視聽則公心益持而私意不奪妄言雖欲惑我而未嘗有輕用之失孰肯厭常棄故而更其常行之度者乎為諸侯者苟能盡心於此則其稱職足以慰天下之所望也天子得不深嘉而褒揚之哉張氏曰民勞而未息必推吾仁以康之民難之未釋必推吾義以濟之然而其身正不令而行則康濟小民之道又在乎率自中也率中者言其所循者中道

也自中者言其所用者中道也為人上者能率自中則天下之人不期而中矣